

7月14/22



西安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将军



杨虎城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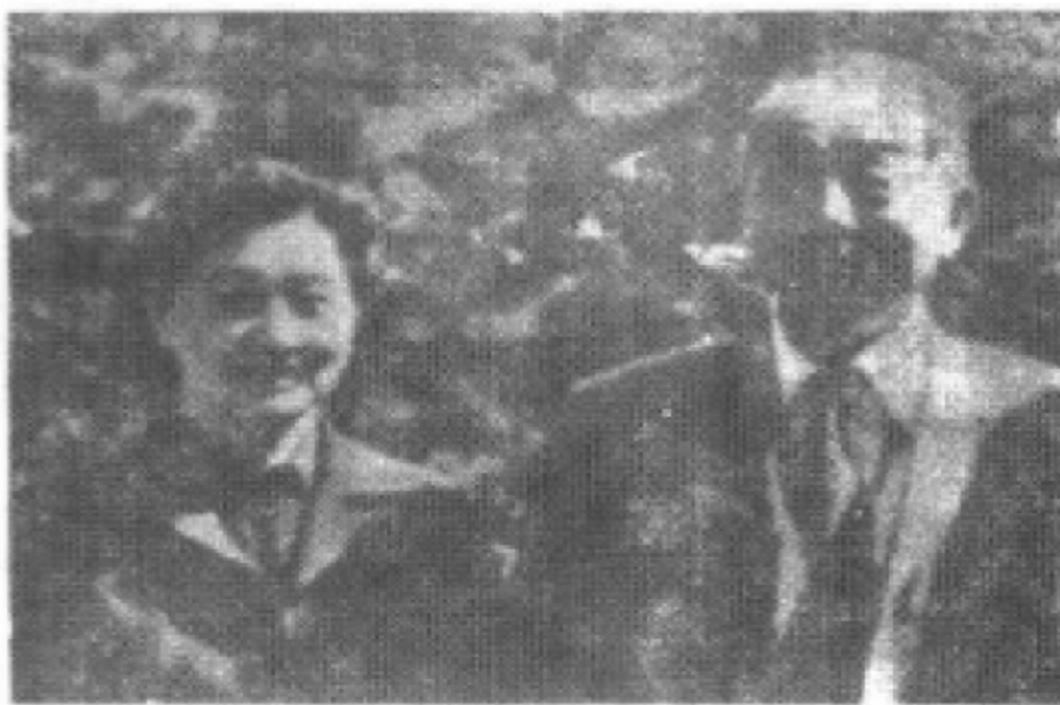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西安文化时报》

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



一九三七年一月
十三日张学良在
奉化给杨虎城等
人的亲笔信

张学良、张学曾（右）张学
思（左）的合影。摄于一九
三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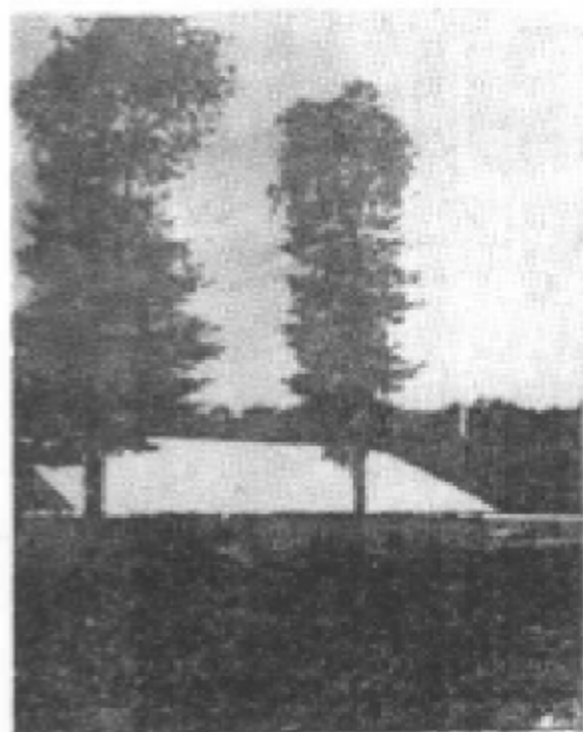




浙江奉化溪口雪竇寺大雄寶殿



湖南郴州蘇仙嶺“經將室”



张学良手植楠木树四株于雪
窦寺旁，现存两株，已成参
天大树。



湘西沅陵凤凰寺



贵阳黔灵山麒麟洞



修文阳明洞



张学良在开阳刘育乡的幽禁地



桐梓小西湖（天门洞）

目 录

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邱秀虎(1)

张学良将军在大陆囚禁的十年……………洪波(24)

※ ※ ※

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时的见闻……………阎剑明(37)

张学良在溪口……………王舜祁(43)

张学良将军在郴州……………黄裕菊(49)

张学良在湘西沅陵凤凰山……………姜宏顶(52)

我和张学良将军的一段渊源……………滕蔚莹(58)

张学良将军囚禁在阳明洞……………李昌华(62)

张学良将军在修文的片断……………卓建安(65)

张学良将军患阑尾炎住院治疗经过……………程本礼(68)

张学良将军在贵阳……………童寅 剑均(72)

张学良将军在开阳……………赵福书(77)

我多次见到了张学良将军……………袁化鹏(94)

张学良将军在刘衙……………张文昌(110)

张学良将军在桐梓的两年又三个月……………庞本驹(115)

无限思念囚禁在小西湖的张学良将军……………余永贵(125)

张学良将军在桐梓的囚禁生活片断……………钱文美(130)

张学良将军在桐梓……………董奇(133)

※

※

※

张怀英、张怀卿怀念大哥张学良……………启 文(135)

于凤至和赵一荻……………春 超(138)

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张治中(142)

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略述……………张严佛(146)

※

※

※

张学良在台湾……………袁光强(156)

张学良在台湾……………孙玉清(160)

编后……………(170)

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

邱秀虎

一、在南京孔、宋公馆里

西安事变解决以后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学良将军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与戴笠等密商后，即布置囚禁张学良将军。

我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军统局特务队调去参加看守监视张学良的警卫之一，一直从南京到贵州。

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张将军被安排住在南京高楼门宋子文的公馆里，我们也随之住在宋子文公馆中。十二月二十七日张将军在南京出门拜客，这一天他的行动还是自由的，只不过出门时一共是四部汽车，张乘一部，侍从们乘一部，南京警察厅的特务乘一部，我们特务队的便衣警卫乘一部。他的车子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这一天，张将军仍然神态自若，并没有意识到他即将被囚禁，会失去自由。

二十八日上午，张将军要乘车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去，据说是开会，我们仍然乘车同行。到了军事委员会，汽车停在门外，只有张将军进入军委会，所有随行人员都在外边等着。过了半小时，只见宪兵第二团团团长罗友胜带领着一批武装宪兵由军委会出来，把随同张将军前来的侍从、秘书的枪缴去。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大家都预测要发生对张将军不利的事件，但谁也没有说话。等了两个多小时，才看见张将军神色沮丧地从军委会出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登上了

汽车。据说当他进入军委以后，才知不是开会，而是遭到“审讯”，是由以李烈钧为首的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讯的，并予以“逮捕”。

张登上汽车后，车子并未开回宋子文公馆，而是开到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这幢华丽而又很雅静的孔公馆，所有房子都是空的，孔祥熙及其家属也没有住在这里，这是事先就腾空了的。张将军被安置在二层楼的一间陈设得很漂亮的房间中，从此完全失去了自由。

看守张将军的任务，由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共同执行。军统局方面是由该局书记周伟龙（又名周道三）负责，派有军统局特务队队员十五人，由王芳南任组长。宪兵司令部方面，是由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实际上是由该部少校处员欧阳向负责。派有宪兵特高组组员七人，武装宪兵一排担任孔公馆大门和房屋周围的武装警卫。

我们对张学良将军的监视也公开了。由大门直到二楼张的住房门口，都站有武装宪兵和军统局的便衣特务，对张严密监视。楼下周围还设置游动哨。孔公馆的门外也站有武装警卫。在张房门口监视的警卫，发现张在睡觉时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垫在床上，身体就睡在这背心上，便认为这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者藏有武器，但又不敢公开去检查，当向负责的特务反映后，他们便派宪兵特高组的一个组员，在张睡后翻身时去检查。当这个特务偷偷摸摸去检查时，什么东西也没查到，却被张将军发觉。张非常不高兴，大声对这个特高组组员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这就是张将军被囚禁后所讲的第一句话，可见他的心情是何等忿恨！

张在孔祥熙公馆，只住了两天。在这两天中，宪兵司令

部警务处处长丁昌和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每天都来看一下，周伟龙也来过一次。但他们只在房屋周围转了一下，并未上楼。

据说，军委会对张将军审讯后，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老奸巨滑的蒋介石，为表示其“宽宏大量”，对外耍了一个花招，下令“特赦”张学良，但又加了一个“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后语，所以“赦”是“赦”了，但张将军并没有得到半点自由。监视不惟没有取消，反而更加严密，不准张外出一步。

张将军被囚禁在孔祥熙公馆，对外是绝对秘密的，但仍然有人知道，只不过是怕蒋介石特务的监视而不敢前来探望。在二十八日那天，正值我在公馆门口值班，突然有一个身穿国民党军校军装的年轻人来到门口。他操着东北口音说：“我是张学良的弟弟，请求你们允许我去看看我的哥哥。”他用恳切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立即回答他说：“这里没有这个人！”他又再三恳求，我们仍然板着面孔生硬地回答他：“无此人！”“告诉你，没有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感到万分失望，他明白再恳求也是毫无希望的，便不再说什么话，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满眶泪水，若有所失地一直站立了一个多钟头，直到我们喊他走，才怅然离开，边走还边回头看望这幢华丽的房子。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就是张将军的弟弟张学思。那时他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后来回到东北，他就组织和领导了东北民主联军，积极抗日，成为一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军队。

二、迁居奉化溪口雪窦山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们奉到军统局的紧急指示，要立即

把张学良迁到浙江奉化溪口去。奉化溪口是蒋介石的家乡，要把张迁到那里，目的是更便于对张严密监视。当天，军统局派了四个便衣警卫，陪同张将军乘一架专机飞到奉化，其余的人都是乘汽车去的。到了奉化，将张将军安置在溪口的武岭学校里。这时，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在溪口，与张会了面。在武岭学校住了两天，又把张迁到距武岭学校有五、六华里的雪窦山去。军统局先是派赵世瑞负责对张的监视，没有几天改派特务队长刘乙光负责。当时军统局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监视的组织，美其名曰“张学良先生招待所”。这个组织设有队长、队附、副官（负责经费开支）、事务员（负责给张办伙食及购买物品）。还有队员三十人，分为四个小组，担任便衣警卫。每天并派有值班人员，任务是将张的一言一行、生活情况，详细地作秘密记载，向队长汇报。军统局特务队的全称是：“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

雪窦山是我国著名的名胜之一，风景幽美，游客众多。中国旅行社在山上建筑了宽敞的房子，各项设备在当时算是高级的，房间有十几个，有寝室、会客室、读书室、洗澡间，我们全部包了下来给张住。和张同住在旅行社里的只有特务队队长刘乙光、队附许建业。距旅行社约五百公尺，便是有名的雪窦寺，庙宇宏伟，古色古香。我们特务队便衣警卫二十三人和宪兵一个连全部人员都住在雪窦寺中。

在雪窦山，对张将军的监视是严密的。在他的住房、饭厅、前门后门都布置有监视的人。旅行社门口有武装宪兵，放有步哨。雪窦山山麓修有一座亭子，名曰“入山亭”，是登上雪窦山的唯一要道。在这里派有宪兵一班人，配合特务队四个便衣警卫，一方面放哨，一方面对前来登山的游客进

行盘查。只要有人上山，马上用电话通知山上，好叫山上加强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游客众多的雪窦山，就逐渐冷落了。

就在张将军心情极端苦闷，精神万分颓丧的时候，张夫人于凤至来到了雪窦山，使沉寂的雪窦山气氛为之一变，活跃起来。这对孤寂苦闷的张将军来说，是一个意外的喜讯，也是精神上极大的安慰。随同张夫人来的有副官四人，其中一个叫李英杰，其余三人姓杜、于、李。张夫人还带来一个老妈子叫王奶奶。他们都是为了照顾张将军的生活而来的。不用说，张夫人他们是经过蒋介石、军统局允许才能登上雪窦山的。自从于凤至来到雪窦山后，张将军从沉默寡言变为谈笑风生，愁云密布的脸上，开始出现笑容。

于凤至在雪窦山住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张将军回到上海自己的住处去了。以后又有张将军的另一夫人赵绮霞（即赵四小姐）前来陪伴他。她和张将军感情甚笃，性格也较为开朗。在这段期间，于凤至和赵绮霞是轮流来陪伴张的。每逢周末，那面的由上海乘轮船来宁波，这边的就由宁波乘江轮去上海。她俩也曾共同住在一起过，相处得很和睦，不过时间很短。赵绮霞称于凤至为“大姐”，于凤至叫赵绮霞为“小妹”。她们对张的生活起居都很关心，尽量设法使张心情愉快。他们三人还共同出外去游玩过一、二次，都是张走在中间，于、赵在两旁。

监视张将军的特务组织对于于凤至和赵绮霞从上海来是极不放心的，惟恐他们暗中带来枪枝子弹等。当时表面上假惺惺地派副官应汉民到宁波去接于、赵，而暗中却又勾结宁波警察局在轮船码头进行详细检查，但一直并未发现于、赵带有什么“违禁物品”。于凤至最后一次住了不到一个月就

走了，后来听说到美国去，就没有再来。以后这么多年，就是赵绮霞伴随张将军度过漫长的囚禁生活。我们称于为“夫人”，称赵为“四小姐”，称张有时叫“司令”，有时称“张先生”。于凤至对人很客气。大约是一九三七年五月间，一个星期六，她由上海来雪窦山时，拿了很多物品交给特务队长刘乙光，说是她赠送给我们大家的，全体警卫人员每人得到珍珠罗翻领汗衫一件，咔叽布短裤一条，队长和队附另得派克钢笔一支。

我们这批人大都是浙江人和湖南人。因我能讲北方话，于凤至就问我是否东北人。我告诉她，童年时我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由于我当时搞事务工作，她对我比较熟。记得在炎热的暑天，张将军每天外出时，我大都跟随。因为太阳暴晒，有两次我又没有戴草帽，真是汗流浹背，汗衫也脱了，结果后背晒起了水泡，疼痛难当，睡觉也极为不便。于凤至知道了，她亲自拿药膏给我擦背上有水泡的地方。这件事至今我印象还很深。

张将军身体很好，当时是一个胖子，头已经开始秃顶了。春秋天他很少穿上装，都是穿一件毛线背心或羊毛衣，下装穿灯笼裤，外出时有时加一件加克衫；夏天穿一件短袖衫衣、短裤。脚上喜穿长统翻口袜、外国进口的力士鞋。入冬后有时穿一件秋大衣，冬天喜穿长绸丝棉袍，戴鸭舌帽。在当时，有许多人来看他，我从未见他穿过整整齐齐的一套西服或中山装来接待客人。

张将军是爱好运动的，有时要在住所门口打网球，由队长刘乙光指定几个警卫陪他打。宪兵连的个别排长也陪他打。他还喜欢游泳，而且技术很好。我们警卫中有一个年轻人叫王心德，不会游泳。张有次游泳时，要他也下水游，他